

國學小叢書

稷下派之研究

金受申著



國學小叢書

著者 金受申
編輯主幹 王雲五

稷下派之研究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稷下派之研究

序

我們研究一個學說，應當知道他變嬗的事實——這個學說的來源，和他的結果——才能得着有統系的思想。研究先秦思想的，都知道前有儒，道，墨三家，後有名法等家；但是要尋出其中變遷的脈絡，就不能不研究『稷下派』了！稷下學者，承啓前後兩大時期學說；一般在研究先秦思想史者，常常看不起這一個小學派，我們卻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偉大事業啊！稷下派學說，大部承道家的傳統，和儒墨兩家思想的支配；但是他們的根本思想，卻又不同於各家——所以稷下派的學說，在先秦思想史上，也是佔得重要位置的。我們現在研究稷下派，正是要發揚他們的學說，和

辨明儒道，墨所以轉入名法的痕迹。雖然淺鮮羸陋，也是盼望引起研究先秦思想史的對於稷下派的注意啊。

一九，一十三金受申自誌於北平。

稷下派之研究

目次

第一篇 稷下學者的師授……………	一
第二篇 稷下學者學說的研究……………	一二
第一組 慎到彭蒙田駢附接子環淵騶衍淳于髡……………	一三
第二組 宋鉞尹文附老成子……………	三〇
第三篇 結論……………	四九
附稷下學者著述存亡版本考……………	五三

稷下派之研究

第一篇 稷下學者的師授

稷下派是周秦學派中的一個小派，研究他的很少；但是稷下學者混合名法，亦自有他的一部產業——學說，遺傳下來，足供我們研究。稷下派的幾個學者，就是——

慎到，彭蒙，田駢，接子，環淵，

騶衍，

騶奭，

淳于髡，

宋鉞，

尹文——老成子。

他們的學說，大半是本於黃老，歸到「名」「法」的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慎子條下說：『……黃老之爲申韓，此其轉關矣。』這差不多是稷下派的大部主張，不只是慎到個人的。

慎到等人，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說：『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，自如騶衍，淳于髡，田駢，接予，慎到，環淵之徒，皆賜列第爲上大夫，不治而議論——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，且數百千人。』孟子荀卿列傳說：『慎到趙人，田駢接予齊人，環淵楚人，皆學黃老道德之術，因發明序其指意，故慎到著十二

論，環淵著上下篇，而田駢，接子皆有所論焉。』又莊子天下篇疏說：『姓宋名鉞，姓尹名文，並齊宣王時人，同遊稷下，宋著書一篇，尹著書二篇。姓彭名蒙……並齊之隱士，俱游稷下。』現在我把他們分兩組來研究——

第一組 慎到，彭蒙，田駢。

附接子，環淵，騶衍，騶奭，淳于髡。

第二組 宋鉞，尹文。

附老成子。

先研究他們的師授和身世，不過年代邈遠，所著書大半佚逸，每人生歿年代，沒有法子來確定他的。

第一組 慎到，彭蒙，田駢附接子環淵，騶衍，騶奭，淳于髡。

慎到 史記說是趙人，蕩香謄寫本慎子，也說是趙人；不過文獻通考卷十八中經籍三十九說：『中興館閣書目乃曰瀏陽人，瀏陽在今潭州，吳

時始置縣，與趙南北了不相涉，蓋據書坊所稱，不知何謂也。『莊子天下篇疏說是』『慎到姓慎名到，齊之隱士，游稷下著書數篇。』我決定他是趙人。漢書藝文志注：『先申韓，申韓稱之。』蕩香簪寫本慎子說慎子仕楚爲太子傅，仕魯爲將軍。

彭蒙 據天下篇疏說：齊之隱士，游稷下，沒有詳細的記載。

田駢 史記說田駢齊人。漢書藝文志道家有田子二十五篇，班固自注說：『名駢，齊人，游稷下，號天口。』呂氏春秋不二篇說：『陳駢貴齊，』高誘注說：『齊陳駢作道書二十五篇，齊生死等古今。』俞樾說古田陳通，陳駢就是田駢。淮南子人間訓：『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。』陳駢子也就是田駢子了，並可以看出田駢比接子，環淵，騶衍，淳于髡在前些。陸德明莊子釋文：『田駢，慎子云名廣。』但是沒有佐證，寫在這裏，作參考罷。莊子天下篇說田駢學于彭蒙，慎到和田駢彭蒙同時，似乎在二人中間。

接子 史記作接予，或者接子名予，漢書藝文志有捷子二篇，自注說齊人，武帝時說。王念孫說：『古今人表捷子在尸子之後，鄒衍之前，或作接子。』史記田完世家正義：『接子齊人，藝文志云：接子二篇在道家流，孟子荀卿傳正義同。是捷子乃六國時人，不言六國時者，蒙上條而省；非武帝時人，「武帝時說」四字，乃因下條注武帝時說於齊王而衍。』

環淵 孟子荀卿列傳說：『環淵楚人，學黃老之術，因發明序其指意，著上下篇。』藝文志道家有蜎子十三篇，自注名淵，楚人，老子弟子。環蜎古字通。

騶衍 史說說騶衍後孟子；又說他曾見梁惠王，平原君，燕昭王，這話實在不可靠。平原君死在趙孝成王十五年，紀元前二五一年，梁惠王死在前三三五年。梁惠王死，平原君還沒有生。平原君傳記騶衍過趙，在信陵君存趙之後，孝成王九年，梁惠王已死七十八年了，燕昭王已死二十二年了，

史記實在誤謬矛盾。史記又說：騶奭者齊諸騶子，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。

淳于髡

孟荀列傳說：淳于髡齊人也。滑稽列傳說他是齊威王時人，

戰國策說他一日見七士於宣王，恐怕他是齊國元老，享年最高的罷！史記說他博文強記，學無所主，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；然而承意觀色爲務，又說他是齊之贅壻，長不滿七尺，滑稽多辯。

現在把第一組學者，列一個表——

彭蒙	慎到
田駢	接子
環淵	騶衍
淳于髡	騶奭

第二組 宋鉞 尹文 附老成子

宋鉞 據莊子天下篇說：姓宋名鉞，齊宣王時人，遊稷下，著書一篇。孟子趙注，荀子楊注全說是宋人。孟子上宋鉞作宋輕。劉師培、莊子校補以韓非子顯學篇的宋榮子，考證他也是宋鉞。漢書藝文志小說家有宋子十八篇，自注說：『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。』馬國翰、玉函山房輯佚書有輯本宋子。日本渡邊秀方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概論說：『……宋子則繼承墨子兼愛說之外，且體得老子的柔道處世法，他構成過一種異樣的學說——不待說猶可認為墨門的正系……』他又說：『宋輕子宋人；和孟莊同時，些人還多少是先輩；人格也像很高，二人都很尊敬他，呼之曰「先生」，或曰「宋子」。宋鉞，又曰宋榮子，又曰子榮子；輕、鉞古音通，自是同一人的名字無疑。他和那驕勇無比的禽滑釐等，都是墨子之高弟。他繼承墨子平和主義的思想，和人類愛的精神，又更從老子受過無爲恬淡說的影響，比墨

子還站在高處，凝視人間。」可以說推崇宋鉞，達於極點了！

不過宋鉞的并入墨家的原因，就是因爲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鉞並稱，和那陶潛集集聖賢羣輔錄附載三墨說：『不累於俗，不飾於物，不尊於名，不伎於衆，此宋鉞尹文之墨……』的兩個原因。其實非十二子篇並沒有說宋鉞就是墨家，只是墨宋並稱；集聖賢羣輔錄不是陶淵明真作，所以宋鉞未必就是墨家。孫詒讓墨學傳授考有一段辨的很清——

……考莊子本以宋鉞尹文別爲一家，不云亦爲墨氏之學，以所舉二人學術大略考之，其「崇儉」「非鬪」雖與墨氏相近，而師承迥異，乃強以充三墨之數，而韓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，反置不取，不知果何據也？

宋鉞書，漢書藝文志在小說家，云黃老意。尹文書在名家，今具存。其大道上篇云：『大道治者，則名，法，儒，墨自廢。』又云：『是道治者，謂之善人，

藉名，法，儒，墨者，謂之不善人。』則二人皆不治墨氏之術，有明證矣。

近俞正燮癸巳類藁墨學論，亦以宋輅爲墨徒，誤與羣輔錄同——羣輔錄本依託，不出淵明，而此條尤疏謬，今不據補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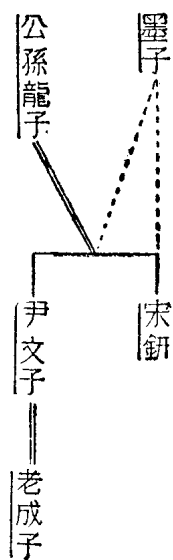
由這幾點看來，宋鉞自是名法轉關中的一個人物，和墨家相近，並不是墨徒。若以學說稍近墨家，就以爲是墨徒，那真是孔子講「正名」，公孫龍便是他的嫡裔了。

尹文 漢書藝文志名家下，顏師古注引劉向云：『與宋鉞俱遊稷下。』
莊子天下篇說：『宋鉞尹文，聞其風而悅之。』疏說：『並齊宣王時人，同遊稷下，宋著書一篇，尹著書二篇。』不過尹文的年代，有一些問題，前後的錯置，彷彿孔子弟子的公孫龍，生到戰國；戰國的公孫龍是孔子弟子的一樣。容齋續筆十四引『劉歆——尹子學本於黃老，居稷下，與宋鉞彭蒙田駢等同學于公孫龍。』姚際恆古今僞書考說：『晁子止曰：尹文子二卷，周尹』

文撰，仲長統所定，序稱周尹氏，齊宣王時，居稷下，學于公孫龍，龍稱之。——
四部叢刊影明翻宋本尹文子序，與此相同；湖北書局百子全書本尹文子
序無此句——而漢志序此書在龍上。案龍客于平原君，君相趙惠文王，文
王元年，齊宣王沒已四十餘歲矣；則知文非學于龍者也……『四部備要
本子略也說：『……仲長統爲之序，以子學於公孫龍。按龍客于平原君，趙
惠文王時人也。齊宣王死，下距趙王之立，四十餘年矣；則子之先於公孫龍
爲甚明。』齊宣王死在紀元前三二五年，趙惠文王立在紀元前二九九年，
相差只有二六年，並不是四十餘年。我以先作公孫龍子釋的時候，考定公
孫龍和平原君，梁惠王，燕昭王，齊宣王，莊周，魏牟，騶衍，孔穿全都同時。雖然
前後年代覺遠一些，公孫龍總和他們同過時。我推他死在紀元前三二五
年至前三二一年，並且享壽很長。所以尹文學于公孫龍，是有可能性的！
——至于究竟尹文和公孫龍有沒有師生的關係？因爲沒有發現證據，還不

能確實證明。不過呂氏春秋正名篇注說：『尹文齊人，作名書一篇，在公孫龍前，公孫龍稱之。』是和仲長統語氣相同，年代就不相同了。——總之宋鉞尹文同時，所學也很相近，是沒有疑惑的了。

老成子 列子周穆三篇『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，』不知道這個尹文先生是什麼人。漢書藝文志道家有老成子十八篇，列子今本有考成子的。史記記稷下派學者，沒有老成子，究竟和稷下派有關係否，還是問題。現在把他們——第二組——列一個表，來表明他們的師承。



（虛線表示已然證明沒有師承的關係，雙線表示尙沒有證明有無師承關係）

第一組 慎到 彭蒙田駢 附接子環淵騶衍淳于髡

一、慎到 慎到的著作，漢書藝文志 法家記四十二篇，隋志 唐志 都說是十卷。崇文總目 載三十七篇分二卷，現在百子全書本僅五篇，馬氏意林 錄十二條。潛菴子 慎子跋 說：『周氏涉筆 稱：「屏去繆悠，剪削枝葉，本道而附於情，主法而責於上。五篇雖簡約，而明白純正，統本貫末」——則全書宋時已亡逸矣。』書錄解題 也說麻沙本 五篇；但是四部叢刊據江陰繆氏 薄香籀影印的慎子，分內外二篇，內篇三十六事，外篇五十事。孫毓修跋薄香籀本慎子 說：『江陰繆氏薄香籀藏寫本，蓋從明萬曆間，吳人慎懋賞 刻本鈔錄者……較四庫本，守山閣本 均不同，守山閣 據治要 御覽各書輯爲逸文者，此均有之，似高出各本上，而從未見收于著錄家之目，亦可謂驚人祕笈矣』……慎子書 是後人輯成，自然沒有系統，內篇三十六事，外篇五十事，絲毫沒有連屬，所以研究起來，很難得著系統的思想。

我們知道慎子是由「家道」轉入「法家」的，我們應該分開他的「道家學說」和「法家學說」來研究——

甲、慎子道家學說——慎子的道家學說，和老子的「無爲而治」，莊子的「齊物論」完全相同，並且比老莊還深刻一些。莊子天下篇引慎子說——

公而不當，易而無私，決然無主，趣物而不兩，不顧於慮，不謀於知，於物無擇，與之俱往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——彭蒙，田駢，慎到，聞其風而悅之。齊萬物以爲首，曰：「天能覆之，而不能載之；地能載之，而不能覆之；大道能包之，而不能辯之。」——知萬物皆有所可，有所不可，故曰：「選則不徧，教則不至，道則無遺者矣。」是故慎到棄知去己，而緣不得已，泠汰於物，以爲道理。曰：「知不知，將薄知，而後鄰傷之者也。」謏髀無任，而笑天下之尙賢也；縱脫無行，而非天下之大聖。椎拍輓斷，與物宛轉，舍是與非，苟可以免。不

師知慮，不知前後，魏然而已矣。推而後行，曳而後往，若飄風之還，若羽之旋，若磨石之隧，全而無非，動靜無過，未嘗有罪。是何故？夫無知之物，無建己之患，無用知之累，動靜不離於理，是以終身無譽。故曰：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，無用聖賢，夫塊不失道。

豪桀相與笑之曰：『慎到之道，非生人之行，而至死人之理，適得怪焉！』……彭蒙、田駢，慎到不知道，雖然，概乎皆嘗有聞也。

慎子的「齊萬物以爲首」，便是莊子「齊物」的說法，他主張法治起於因情，因情便要平等，便要上下不分，所以講「齊萬物」。他更說：『選則不徧，教則不至，道則無遺』——這便是講「因」的好證據。因循篇第二說：『天道因則大，化則細——因也者，因人之情也；人莫不自爲也，化而使之爲我，則莫可得而用……』這一段完全可以看出他受道家的傳習，和老子講自然的話，一些不差。老子的——

天長地久——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

善行無轍迹，善言無瑕譏，善數不用籌策……

道常無爲，而無不爲……

爲無爲，事無事，味無味……

大道廢，有人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僞；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

都是講順自然，講「因」的。那末慎子的「因則大，化則細」，更是很清楚的定理。再像威德篇第一說：「……聖人之有天下也，愛之也，非敢取之也；百姓之於聖人也，非使聖人養已也……」和老子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」相同，並且更進一層。荀子非十二子篇說他「上則取聽於上，下則取從於俗。」

慎子的講順自然，講因情勢，是一種的唯心主張。他講這一部分，有一個具體說法——

小人以耳目導心，聖人以心導耳目——夫德，精微而不見，聰明而不發，是故外物不累於內——內篇第二十九事。

慎子對於道家的說法，雖然主張「以心導耳目」和「外物不累於內」；但是他的法治主義，又轉到「任法不任智」，似乎不純粹的唯心了！但是「任大道而不任小物，然後身佚天下治。」又似乎是心物調和的論調，這也就是道法轉關的重要證據了！

乙、慎子法家學說——慎子的法律主張，是由不成文法，進到成文法的；是主張法由情減的。雖然有「任法不任智」的話；但是與那商子的「權制獨斷於君，則威」的說法，相差太遠了——見商君書修權第十四——「定分」是稷下學者的共同主張，所以慎到講法爲公人心而有的，也是幫助定分的，所以德威篇說——

法雖不善，猶愈於無法，所以一人心也。夫投鈞以分財，投策以分馬；

非鈎策爲均也，使得美者，不知所以美，使得惡者，不知所以惡，此所以塞願望也。

慎到以「均」來塞願望，來作他講「定分」的張本，這一點和彭蒙相同。他的法治觀念，是純任自然，不尙主觀的，不尙小有知慧的，所以有「任大道而不任小物」的論調。慎到的講「法」實在和嚴刻寡恩，鞭策責效的法家——申子韓子——大不相同了！這不能不說在法家放一異彩的。他對於法，取獨立態度，無論何人，不能侵權，和現在司法獨立，正是相同。上段引因循篇的「因化」，實是法因情減的定理。他在君人篇第五又說定法不能師心，更是立法金針。他說——

君人者，舍法而以身治，則誅賞予奪，從君心出；然則受賞者，雖當，望多無窮；受罰者，雖當，望輕無已。君舍法以心裁輕重，則同功殊賞，同罪殊罰矣——怨之所由生也。是以分馬之用策，分田之用鈎，非以策鈎爲過

於人智，所以去私塞願也。故曰：大君任法而弗躬，則事斷於法；法之所加，各以分蒙賞罰，而無望於君，是以怨不生，而上下和矣！——君人篇第五

慎子的講法，是打倒「法先王」，打倒「法後王」，打倒「標準法」；根據「棄知去己，而緣不得已」，造成兩種重要觀念——

一、純粹客觀態度

二、因勢

純粹客觀態度，是以無知的法，無知的鈎策，無知的鈎石，評判一切的人事。使得美者，不知所以爲美，得惡者，不知所以爲惡。然後天下治。所以他屢次說——

上好智而無道，則天下大亂。——外篇第七事。

君子之所以尊者，令不行，是無君也——故明君慎令。——外篇第九事。

不肖者，不自謂不肖也；而不肖見於行，雖自謂賢人，猶謂之不肖也。愚者，不自謂愚，而愚見於言，雖自謂智人，猶謂之愚。——外篇第十四事。

因勢是取純自然主義，隨其事之勢，來變換他的方向，並沒有加以絲毫的藻飾。這一點就是對於道家的根本了解。上段引的「因則大，化則細」，真是無爲而治的因勢主義了——也就是不成文法的原理了。慎到的因勢一部分屬於上邊所說的；一部分是屬於「定分」一方面。定分差不多是稷下派學者的專有品，如同——

……今一兔走，百人逐之，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，由未定也；由未定，堯且屈力，而况衆人乎？

積兔在市，行者不顧，非不欲兔也，分已定矣；分已定，人雖鄙，不爭——故治天下及國，在乎定分而已矣。——內篇第四事。

尹文子引彭蒙的話，也是這樣。因爲分定，才可以定勢，因爲勢定，才可

以因勢，才可以免去混淆的毛病。這大概是因爲稷下學者，多有講名學的罷了。

梁任公先秦政治思想史說慎到是「物治主義」也是因爲慎到有分馬用策，分田用鉤的主張罷了！

二、彭蒙 彭蒙的學說，多已亡佚，現在不可考查，只有莊子天下篇，尹文子二書上，引證他的話。他也是主張定分的，也是主張齊物的，也是主張客觀的。意林引尹文子說——

彭蒙曰：『雉兔在野，衆皆逐之，分未定也。雞豕滿市，莫有志者，分定故也。』

彭蒙講「定分」的，只有這一點，他和慎到尹文同時，所以也受到定分正名的思想。莊子天下篇說——

齊萬物以爲首。……知萬物皆有所可，有所不可。……

這一點在慎到一節裏，已然論到。他主張在共相上彷彿是同類，在自相上則各有各的物德，各有各的個性。這和公孫龍的在共相上看，馬是同類，在自相上看，黃馬黑馬白馬就不相同了——所以說皆有所可，有所不可。他講客觀，也是主張尚法不尚人的。尹文子引田駢，宋鉞，彭蒙對話說——

田子讀書曰：『堯時太平，』宋子曰：『聖人之治，以致此乎？』彭蒙在側，越次答曰：『聖人之治，以致此，非聖人之治也。』宋子曰：『聖人與聖法何以異？』彭蒙曰：『子之亂名甚矣，聖人者自己出也，聖法者自理出也。理出於己，己非理也；己能出理，理非己也——故聖人之治，獨治者也；聖法之治，則無不治矣。此萬世之利，唯聖人能該之』……

彭蒙的聖法之治，實在是他的獨創，和慎子的任法不任智，是一樣；並且把法抬到聖人之上，也是彭蒙的卓見。他的『理出於己，己非理也；己能出理，理非己也』，更是聖人和聖法的分際了。彭蒙的學說在現在，已如鳳

毛麟角，不易多得了。

三、田駢 田駢也是學黃老道德之術的，七略說他好談論。漢書藝文志有田子二十五篇，現在已然亡散，他的主張和慎到彭蒙相同，莊子天下篇用同樣的話合論他們。呂氏春秋高誘注，說他『齊生死，等古今。』所以他的學說，也大半主張『齊萬物以爲首』的。並且很像楊朱的『十年亦死，百年亦死』的說法。淮南子道應訓說——

田駢以道術說齊王，王應之曰：『寡人所有齊國也，道術難以除患，願聞國之政。』田駢對曰：『臣之言無政而可以政，譬之若林木，無材而可以爲材，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……此老聃之所謂：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者也。若王之所問者齊也。田駢所稱者材也；材不及林，林不及雨，雨不及陰陽，陰陽不及和，和不及道。』

呂氏春秋執一篇和道應訓大同小異，不過執一篇有幾句更重要，如

『變化應求，而皆有章，因性任物，而莫不宜當』——這差不多是田駢哲學極重的部分，他主張超於人世的，所以說『材不及林，林不及雨。』既有這種主張，當然有『因物任性』的說法。當然有「唯道」的鼓吹。我覺得『變化應求，而皆有章』的因果說法，是他對於道家有深刻了解所致。尸子有『田子貴均』是他因性任物的結果，對於政治的主張。呂氏春秋士容論用衆篇也都引田駢談話，戰國策齊策有齊人田駢問答，對於田駢哲學，沒有關係，所以不具錄。

四、接子

五、環淵 接子環淵全都著錄於漢書藝文志，所著書皆不傳，所以沒有法研究他們的思想。不過孟荀列傳說環淵學黃老道德之術，那麼他們或者和慎到彭蒙田駢的思想相伯仲的了。

萬香籒本慎子內篇第二十一條，有環淵問備災殃，外篇第十一條，環

淵問窮達，二十四條環淵問養性。內篇三十四條，田駢接子環淵見鄒忌談話。

六、騶衍

史記說：『騶衍後孟子，騶衍睹有國益淫侈，不能尙德，若大雅整之於身，施及黎庶矣。乃深觀陰陽消息，而作怪迂之變，終始大聖之篇，十餘萬言。其語閎大不經，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，至於無垠……王公大人，初見其術，懼然顧化，其後不能行之，是以騶子重於齊……』騶衍的書，漢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，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，隋志唐志全不載，大概佚逸已久了。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有輯鄒子一卷，是從史記及諸書所引輯錄，鄒子終始也併入，後附三代世表所引黃帝終始傳，合起來成一卷。騶衍善言談，所著書又能够駭人聽聞，所以風行一時，到處受人歡迎，史記說——『……其遊諸侯，見尊禮如此，豈與仲尼菜色陳蔡，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？』

騶衍的『深觀陰陽消息，而作怪迂之變』可以看出他受道家的影響，在陰陽家裏的位置，所以在稷下派中，也是一個露頭角的。在揚雄解嘲說：『鄒衍以頡亢而取世資，』大概騶衍也是縱橫家之徒。

鹽鐵論論鄒篇說：『鄒子疾晚世之儒墨，守一隅而欲知萬方。』可見騶衍是當時攻擊『晚世儒墨』卓犖不羣的學者，亦自名重當時。他的『守一隅而欲知萬方，』和『先驗小物，推而大之，』正是他的哲學方法——類推法，全是由已知——先驗小物——推到未知的。

騶衍的頭腦，是很冷靜的，是很新穎的；他是主張『進化論』的，主張『易』的，漢書嚴安傳引鄒子曰——

政教文質者，所以云救也。當時則用，過則舍之，有易則易也。故守一而不變者，未睹治之至也。

騶衍是疾恨儒墨的，儒家主張是循環的，所以騶衍用『守一而不變

者，未睹治之至也。」來攻擊儒家。胡適之先生說騶衍是『把歷史的進化，看作了一種終始循環的變遷。』又說『騶衍用歷史附會五德，於是陰陽五行之說遂成重要學說，』實在和他的『易的哲學』完全不相同。雖然他的演譯法，未免有推理的錯誤，但是講『有易則易』是不可磨滅的。胡先生彷彿沒有看見嚴安傳所引，只用墨辯經下講五行的話，曲解史記『五德轉移，治各有宜，而符應如茲，』並且說陰陽五行，是騶衍造成的，未免過獎了——漢書藝文志陰陽家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，究竟是騶衍造成的，還不敢一定，不知胡先生根據什麼？

參考。
史記平原君傳集解引劉向別錄有騶衍論「辯」一節，可以供我們

鄒子曰……辯者，別殊類使不相害，序異端使不相亂，抒意通指，明其所謂，使人與知焉，不務相迷也。故勝者不失其所守，不勝者得其求——

若是，故辯可爲也。及至煩文以相假，飾辭以相悖，巧譬以相移，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——如此，害大道，不能無害君子。

騶衍講歷史地理都是很大膽的，一半因爲是他應他的演繹法，一半因爲當時放談的流風所被。史記說——

知列中國名山，大川，通谷，禽獸，水土所殖，物類所珍。因而推之，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。

又說——

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，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，中國名曰赤縣神州。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，乃所謂九州也。於是有裨海環之。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，乃爲一州。如此者九，乃有大瀛海環其外，天地之際焉。

這一點很可表現當時的一種主張，更可表示騶衍的大膽立異，來駁

儒家，來攻擊儒家的迂拘。

附、騶奭 騶奭據史記說『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。』他和騶衍同是齊的諸騶，學術也相彷彿。漢書藝文志有鄒奭子十二篇。史記孟荀傳集解引七略說『鄒衍之所言，五德終始，天地廣大，盡言天事，故曰談天。騶奭修衍之文，若雕鏤龍文。』

七、淳于髡 淳于髡的學說，現在已不可見全部分。據史記孟荀列傳說他『博聞彊記，學無所主，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，然而承意觀色爲務。』滑稽列傳記他的雅謔，很是可以玩味。滑稽列傳說他諷諫齊王是——
樂極則悲，萬事盡然；言不可極，極之而衰。

戰國策齊策引髡說——

物各有疇。

淳于髡的哲學，實在就在這二十字之中，也很可見出他的道家傳習。

來。和老子的執中主張『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……』正是相同。所以淳于髡雖以滑稽得名，究竟在當時也是一個顯者，孟荀列傳記梁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，滑稽列傳記齊威王以髡爲諸侯主客。

第二組 宋鉞尹文附老成子

一、宋鉞 宋鉞的傳略，在第一篇裏，已經說過，他的著作，漢書藝文志小說家所載十八篇，已然亡佚了，現存的只是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的輯本宋子一卷。宋鉞的主張，和慎到田駢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分別是——

甲、齊萬物，講平等——慎到田駢。

乙、別萬物，正名分——宋鉞尹文。

宋鉞在稷下派裏是一個特出的學者，他的學說可分三部分來研究

甲、正名的研究

乙、『情欲寡淺』的主張

丙、無抵抗主義——非攻

宋鉞的著述，現在是無從考查了，只有莊子等書所徵引的話。據玉函山房輯佚書宋子序，對於莊子天下篇所徵引宋鉞尹文的，有兩點不同的見解——

甲、莊子天下篇所述，都是宋鉞的主張，和尹文沒有關係。

乙、莊子天下篇所述，大半引宋子原文，不是莊周的評語。

馬國翰的理由是『莊子雖與尹文並稱，尹文子書尙存，無莊子所述之言，且以孟荀書證，知皆述鉞語』。這是比較可靠的，因為尹文毫沒有『節欲』、『非攻』的思想。宋鉞是稷下派裏從心理方面建設的實行家。

甲、正名的研究 宋鉞是以正名分，來代替田駢慎到的齊萬物，齊萬物是道家的主張，講正名的是主張反對齊萬物的——這一點也可以看

出宋鉞在稷下派裏，是較後的人物——一切用正名別宥作標準，天下篇述宋鉞的話說——

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，接萬物，以別宥爲始。

宥和囿相通，別囿是把一切囿固名分的事物，一律剷除，用正名來別宥，畢秋帆呂氏春秋校正注說：『疑宥與囿同，謂有所拘礙，而識不廣也。』宋鉞正名的主張，是極端的順自然；他以爲的「天」，是必別宥，然後才得接近所謂的「天」。是他主張認識一切事務，必須把「簡」「縱」取消，直接由感覺裏，認識一切。這一點和公孫龍的「直觀」很是相近——別宥才可直觀——呂氏春秋去宥篇說——

夫人有所宥者，因以晝爲昏，以白爲黑，以堯爲桀——宥之爲敗亦大矣！亡國之主，其皆甚有所宥邪？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。別宥則能全其天矣。

這一段正和宋鉞的主張相同，我常覺得田駢，慎到，宋鉞，尹文都是稷下學者，爲什麼學說差的很遠？這大概田駢，慎到稍前，宋鉞，尹文稍後，並且經宋鉞提倡「別宥」以後，道家轉入名法的證據，才十分可靠。進一步說，主張正名檢形，明定名分，提倡別宥以後，那以實取名，崇尚直觀的名家，才慢慢的起來，所以宋鉞也可以說是名家的先輩。純粹排除綜合觀念，剷除宥隔，不以名定分，在稷下派裏，只有宋鉞罷了。

漢書藝文志把他列在小說家的原故，就是因爲莊子天下篇有『……上說下教，雖天下不取，強聒而不舍也』的話。

乙、情欲寡淺的主張 宋鉞生當戰國，處在人欲橫流的時代，正是那主張『十年亦死，百年亦死；仁聖亦死，凶愚亦死。生則堯舜，死則腐骨；生則桀紂，死則腐骨。腐骨一也，孰知其異？且趣生前，奚遑死後？』縱欲主義的楊朱學說橫行天下的時候，當然有一種反動——『情欲寡淺』的主張。宋

鉞的主旨，是矯正縱欲，矯正人欲橫流，來勉行寡欲主義，以求人生到了真美善的地步。莊子天下篇說——

以情欲寡淺爲內……

荀子正論篇說——

子宋子曰：『人之情欲寡，而皆以己之情欲多，是過也。』故率其羣徒，辨其談說，明其譬稱，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也。

宋鉞的寡欲主義，楊朱的縱欲主義，並不是結果不同，實在是出發點不同。宋鉞以寡欲作爲出發點，楊朱是以縱欲作爲出發點；換句話說，就是宋鉞承認「寡欲」爲人生必須條件，楊朱承認「縱欲」爲人生必須條件，結果皆止於順欲了。例如寡欲的效果，是勤樸不失其真，不受人欲的支配。縱欲的效果，是任情返其真，因澈底覺悟，才縱欲，因爲縱欲，才知人欲的真義——這樣看起來，「節欲」、「縱欲」豈不是結果相同嗎？這和孟子

講性善，荀子講性惡，結果止於至善，是一樣的例子。全是出發點不同，結果相同。——現在有人說荀子是講性善的，也是不知孟荀結果的一種贅詞。

——現在對於性的善惡，辯論了兩千多年，至於欲的縱節，除了主張的宋鉞楊朱以外，論到的人很少。不過我們應當承認「情欲寡淺」是可以占宋鉞哲學的大部分，並且在稷下派裏——先秦學派裏，占得心性哲學的主要位置，可惜他的全部主張，現在不可得見了！

我們就『以情欲寡淺爲內』看來，並可見出宋鉞的人格，宋鉞一面以嚴格的愛，來服務於社會；一面節欲，作成完全的人格，內無負於心，外不負於人，可以說他是「篤志的實行家」了。宋鉞所以異于道家的，就是一面講『情欲寡淺』，一面去兼顧他人，不去獨守幽默的。日本度邊秀方中國哲學史概論批評宋鉞說的很好——

……但他雖得老子寡欲恬淡的修爲法，又決不如道家者流，專顧

獨全。

三、無抵抗主義

宋鉞是一位見侮不辱的極端無抵抗主義者，見侮不辱就是使人榮不知榮，辱不知辱；正像耶教所謂有人打你左臉，你還要給他右臉的意思。有人污辱你，你以為「理應如此」——例如有人說你是小人，你以為小人二字，是贊美你的意思，那就沒有爭鬪了。荀子正論篇說——

子宋子曰：『明見侮之不辱，使人不鬪。人皆以為見侮為辱，故鬪也；知見侮之為不辱，則不鬪矣。』

宋鉞的無抵抗主義，歸結就是非攻——現在一部人因為這一點，說宋鉞是墨家支流——由心理上建設不爭的和平國家，來活民命；他的主張和墨子的摩頂放踵而利天下，是很相近的——在稷下派裏，主張「非攻」的，也只有宋鉞罷。莊子天下篇說——

不累於俗，不飾於物，不苟於人，不忤於衆。願天下之安寧，以活民命；人我之養，畢足而止，以此白心。……見侮不辱，救民之鬪，禁攻寢兵，救世之戰……其爲人太多，其自爲太少……曰：請固置五升之飯足矣，先生恐不得飽，弟子雖飢，不忘天下，曰：我必得活哉。

這是宋鉞『非攻爲人，無抵抗主義』的重要證據，胡適之先生疑心宋鉞尹文是『宗教的墨學』一派；並且疑心尹文子中的『大道治者，則儒墨名法自廢；以儒墨名法治者，則不得離道』是後人僞作的。這一點不必再辯，因爲在第一篇裏引孫詒讓的考證很詳確，宋鉞根本就不是墨家。同時我還覺得宋鉞和墨子稍有一點區別，宋鉞的理想國，是偏重心理建設的；墨子的理想國，是偏重實行建設的。並不能因爲偶有相近，便以爲是墨家的支派了。所以宋鉞的止鬪，必先以『見侮不辱』作根據，由心理方面，就是不爭，也是區於墨家的明證了。韓非子顯學篇也說——

宋榮子之議，設不鬪爭，取不隨仇，不羞囹圄，見侮不辱，世主以爲寬而禮之。

宋鉞在稷下學者裏，有一點特出的地方，就是稷下派的學者，每以道家轉入名法，在法理方面，是很注重的；但是宋鉞沒有一點法理思想，所以與衆不同。大概宋鉞生在慎到田駢以後，見道家轉入名法，嚴刻寡恩，收效不多，所以他鼓吹『見侮不辱』、『情欲寡淺』的人格救國了。現在我覺得宋鉞的學說，在稷下學說系統裏，是另成一派的，這一點在結論裏，要列表來說明的。

二、尹文 尹文的傳略，在第一篇裏，已然講過。他的著作，漢書藝文志說是一篇，通行本說是二篇——大道上下——道藏本是三篇，在尹文子版本裏，是特出的。羅膺中先生尹文子校釋，考證他原來就是一卷，本沒有大道上下的分別。

尹文子的真偽，還有問題，馬敘倫說：『今尹文子二篇，詞說庸近，不類戰國時文，陳義尤雜，出仲長統所撰定；然仲長統之序，前儒證其偽作，蓋與二篇，同出偽作。』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據以證尹文子是偽書。不過我以為尹文子本身，或屬有後人加入的話，但決不是完全偽作。

尹文的主張大半由道歸於名法，他對正名主張和當時潮流，全都相合。我把他分二部分來研究——

甲 正名的主張

乙 法理學

尹文子學說大旨，是以『形』、『名』、『分』來貫徹他的全部主張。他的講正名，也是給他的法理學來作根據的。

甲 正名的主張 尹文子講正名，是主張檢形正名，所以大道上說：『名也者，正形者也，形正由名，則名不可差。』因此他對於「名」分爲三

種

一、命物之名——方，圓，白，黑是也。

二、毀譽之名——善，惡，貴，賤是也。

三、況謂之名——賢，愚，愛，憎是也。

尹文的正名，大半由於『定分』和惠施，公孫龍，鄧析都不很相同。陳鐘凡諸子通誼說尹文論名界，校公孫龍爲廣。所以尹文子有『……大要在乎先正名分，使不相侵雜……名者名形者也，形者應名者也，然形非正名也，名非正形也——則形之於名，居然別矣；不可相亂，亦不可相無……』尹文正名，旨在定分，公孫龍等的正名是在實現直觀，因此不同。雖然尹文也批評合名的不對，不過他的意思，仍是在辨明善惡賞罰的「分」，所以還是不同。尹文子大道上——

名稱者何？彼此而檢虛實者也，自古至今，莫不用此而得，用彼而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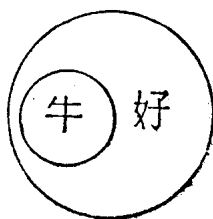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失者由名分混，得者由名分察。今親賢而疏不肖，賞善而罰惡；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此，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，我之與彼，又復一名，名之察者也。名賢不肖爲親疏，名善惡爲賞罰，合彼我之一稱，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。故曰名稱者，不可不察也。

語曰：『好牛，』又曰：『不可不察也。』好，則物之通稱；牛，則物之定形，以通稱隨定形，不可窮極者也。設復言：『好馬』……設復言：『好人』……

這一段『好牛，』『好馬，』『好人，』和公孫龍子的『白馬，』『黃馬，』『碧雞』……是差不多的主張。只是和公孫龍子稍有一些分別，尹文不承認『以通稱隨定形』，是主張名有專名，才可以定分。公孫龍不承認『白馬是馬』，是主張命色命形，不可合一，才可實現直觀。列圖來說明他們的不同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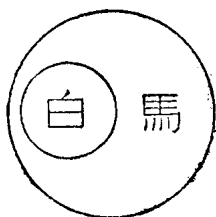
甲圖尹文反對的——

第一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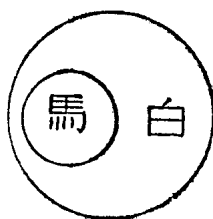


乙圖公孫龍反對的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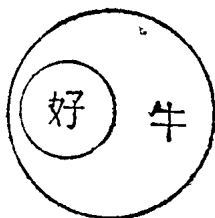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圖



第二圖



第四圖



至於「定分」是稷下派共同的主張，尹文主張的尤其重要。他以為名

分定了，才可以講法的；換句話說，就是法的根據，在於正名分的。他說——

……名宜屬彼，分宜屬我，我愛白而憎黑，韻商而舍徵，好臚而惡焦，嗜甘而逆苦，白，黑，商，徵，臚，焦，甘，苦——彼之名也；愛，憎，韻，舍，好，惡，嗜，逆——我之分也，定此名分，則萬事不亂也。故人以度審長短，以量受多少，以衡平輕重，以律均清濁，以名稽虛實，以法定治亂，以簡治煩，惑以易御險難，以萬事皆歸於一，百度皆準於法……

尹文的正名，一部分和公孫龍的正名接近，一部分和儒家的正名接近，胡適很主張和儒家接近。中國哲學史大綱說：『尹文的法理學，與儒家的正名主義毫無分別。但儒家如孔子想用「春秋筆法」來正名，如荀卿想用國家威權來制名，多不主張用法律，尹文便不同了。』胡先生見解很對；但是我總覺得儒家和尹文的「出發點」，「結果」，全有些不相同。彷彿胡先生有點倒因為果，倒果為因的樣子。現在列表說明——

甲儒家

孔

春秋筆法

定分

正名。

荀

國家威權

定分

制名。

乙尹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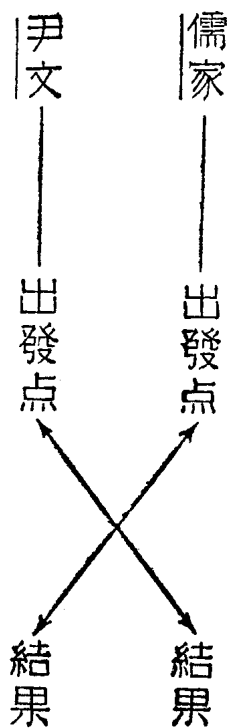
檢形

正名

定分

法治。

若依胡先生的說法，尹文必先法治，而後定分，正名，檢形，尹文決不會倒行他的學說。尹文子明白的說『形以定名，』正名然後定分，法治的，所以我覺得儒家的出發點，和尹文的結果相近；尹文的出發點，和儒家結果相近——



乙、法理學

稷下派學者的法理學，大半反對人治，提倡法治，純粹站

在第三者的位置上，作局內的標準。寧可以衡量爲準，不以聖賢的話作可靠的。所以尹文一邊提倡法治，一面講道法合一，他的「法」標準是——

一不變之法——君，臣，上，下是也。

二齊俗之法——能，鄙，同，異是也。

三治衆之法——慶，賞，刑，罰是也。

四平準之法——律，度，權，量是也。

尹文出入黃老，所以他的講法，只是客觀的衡平，能求到名分不變，民俗齊一，羣衆可治，權度平準就好了，不必嚴刻寡恩的責效，因此和純粹的法家，並不一樣。我們還可以看出尹文的講法，是不得已的事，他看道行於世，作爲上乘；法行於世，作爲下乘，這一點也是和法家不同的地方。尹文子書中，對於「道行於世，」「法行於世，」有深刻的解釋——

道行於世，則貧賤者不怨，富貴者不驕，愚弱者不懾，智勇者不陵。

——定於分也。

法行於世，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，富貴者不敢陵貧賤，愚弱者不敢冀智勇，智勇者不敢鄙愚弱——此法之不及道也。

現在我們研究尹文，有一個問題，就是尹文的法理學究竟和他的名學，能不能合起來講？是不是可以合起來講？我覺得尹文在名家裏和鄧析、公孫龍、惠施都是卓犖不羣的學者。他的講法，由正名一方面來說，是正名定分的結果；由道家思想一方面來說，是不得已的一件事，所以我主張尹文的正名和講法，應該分開來研究。尹文法的主張，是平等作基礎的——這一點和道家的關係，很可見出一部分——沒有階級的，以法作標準，不任人的，和慎到的『因化』就有不同了。

尹文在正名定分任法以外，還有他對於政治的見解，他提倡的是八術，八術就是仁，義，禮，樂，名，法，刑，賞。尹文子大道下——

仁，義，禮，樂，名，法，刑，賞，凡此八者，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。故仁以道之，義以宜之，禮以行之，樂以和之，名以正之，法以齊之，刑以威之，賞以勸之……凡此八術，無隱於人，而常存於世，非自顯於堯舜之時，非自逃於桀紂之朝，用得其道，則天下治；失其道，則天下亂。

尹文是以正名分作他的哲學出發點，所以他的學說，都以正名分作中心，他的論政治，也是這樣的大道下說——

老子曰：『以政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』政者，名法是也，以名法治國，萬物所不能亂。奇者，權術是也，以權術用兵，萬物所不能敵。

尹文的講法，我們知道他是多一半受老子的傳習，他講老子的『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』以爲民之不畏死，是由於刑罰過，刑罰太過，人民生不如死，所以就挺而走險了。我們且不管他對於老子有沒有曲解，但是他以後的法家分際，在這裏也可以看出一部分來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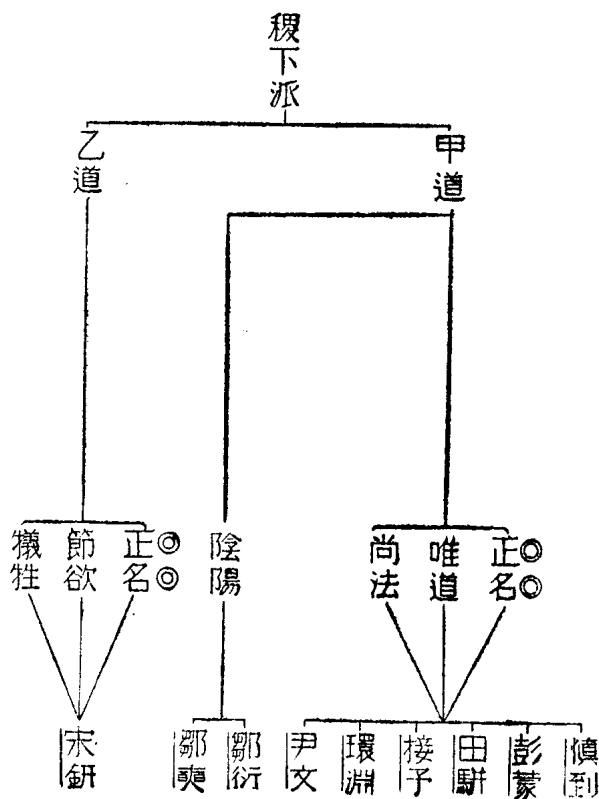
說。

附、老成子

老成子書不傳，並不見諸書徵引，沒有方法知道他的學

第三篇 結論

稷下本是一個地方，學者千餘人，現在能够研究到的，只有十幾學者，他們學說雖然因爲學風原故，有些相同，但是那裏能完全一樣。鹽鐵論論儒篇說：『齊宣王褒儒尊學，孟軻，淳于髡之徒，受上大夫之祿，不任職，而論國事。蓋齊稷下先生，千有餘人，湣王矜功不休，諸儒諫不從，各分散，慎到捷子亡去，田駢如薛，而孫卿適楚……』稷下學者，既是這樣的多，並且沒有名字的更是不少，研究上的困難，可想而知。我研究稷下派是將儒家的兩大師的學說——孟子荀子——除外，現在存有名字學說的，來分組研究。他們的學說系統，列表說明——



稷下派的學說，大旨在「正名」，「唯道」，「尚法」，但是鄒衍卻講

陰陽，宋鉞以「情欲寡淺，「犧牲服務」來標榜當世，所以在稷下派裏，鄒衍宋鉞是不同於衆的了！不過我們要知稷下學者——現在所存的——大半出於道家，全受了當時風氣，「無爲而治」的薰習。末流容或有改變，究竟根本是相同的。

現在有一個問題，就是儒家對於宇宙觀的見解，和道家對於宇宙觀的見解，是不是相同？並且有沒有對於宇宙的論調和承認有意識的天？我覺得儒道兩家對於宇宙都是承認有意識的，例如——

甲 儒家
天 大人

乙 道家
天 聖人

儒家既以天和大人來同等看待，當然是承認天是有意識的。在道家

看天和聖人平等，慎到的「緣不得已，」「不得已。」是什麼？就是慎到承認天的契券了。現在有一部分人，以為道家是順自然，不承認天的，這實是一個問題的。

附稷下學者著述存亡版本考

甲慎子

殘

漢書藝文志法家著錄四十二篇。

一 四部叢刊影印江陰繆氏蕩香簪寫本，是從明萬曆間吳人慎懋賞刻本鈔錄的。內篇三十六事，外篇五十事。在各種版本中要算爲最好的。

二 守山閣叢書錢熙祚校補本二卷，附輯佚文，版本很多，光緒間鳴文書局縮印本很好，守山閣叢書是墨海金壺的燼餘。

三 嚴可均輯七篇，序見鐵橋漫稿裏，嘉慶乙亥刻。

四 墨海金壺本，張海鵬輯，上海博古齋石印。

五 繇眇閣本。

六 子彙本。

七 近人刊十二子本。

八 百子全書本，五篇，湖北局版，掃葉山房石印本。

九 四部備要第三集，做宋版印。

乙彭蒙 無書，漢書藝文志不著錄。

丙田子 亡 漢書藝文志道家著錄二十五篇。

一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本一卷。

丁接子 亡 漢書藝文志道家著錄二篇。

戊蜎子 亡 漢書藝文志道家著錄十三篇。

己鄒子 亡 漢書藝文志陰陽家著錄四十九篇。

一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本一卷。

庚鄒奭子 亡 漢書藝文志陰陽家著錄十二篇。

辛淳于髡 無書，漢書藝文志不著錄。

王宋子 亡 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著錄十八篇。

一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本一卷。

癸尹文子 殘 漢書藝文志名家著錄一篇。

一 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本二篇，校刊上比較可靠些。

二 嘉靖甲辰刊五子本。

三 湖海樓叢書本。

四 墨海金壺本。

五 守山閣叢書本。

六 繇眇閣本。

七 明弘治丙辰楊一清校五子本二卷。

八 宋古迂陳氏本。

九 愛日精廬有宋刊尹文子二卷。

十二子本。

十一 十二子本。

十二 子巢本。

十三 道藏本三卷。

十四 近人刊二十二子本。

十五 汪繼培校本。

十六 百子全書本。

十七 四部備要第一集仿宋版印。

十八 錢熙祚王潤時校勘記。

十九 孫氏札迓校尹文子。

稷下學者著述版本，一定很多，考證所得的，不過十之一二，遺漏的地方，當然不一而足了。慎子的篇數，不同的本子很多，大概是輯本的關

係。尹文子原來只是一篇，後來被割裂成兩篇，最奇怪的，道藏本是三篇。馬國翰輯本，雖然很簡單，但是他辨別原文的真偽，也是別具隻眼的。